

畢業五十週年憶往

■ 願以任

滬校民26級機械系畢業，曾在航空委員會及我國駐日軍事代表團服務。後來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先後在HUME INDUSTRIES及COLGATE PALMOLIVE工廠中工作。

前言

筆者與數學長通信，他們認為我們是不尋常時代的過來人，應當把不尋常的經歷記下來。無奈筆者生平最怕作文。記得當年在母校一年級上國文課，陳柱尊老師規定每兩星期交一篇自由命題的作文。有一次筆者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可寫，偶翻「作文文選」見有一篇「踏雪尋梅記」最短短，於是照抄交上。後來作文發下來，陳老師在該篇作文上用紅筆打個大義，下註「抄襲自作文文選某頁」，可見陳老師廣闢文選等類的書，故能隨時揭發抄襲者。

有一件事順便提及。級友陳拔袞兄是陳柱尊老師之姪。某日陳兄因家中滙款未

到，向陳老師借錢應急，陳老師給他大洋一元，並吩咐他省些用，陳兄回到宿舍大罵不已。陳兄與筆者同房之徐世鑑兄均英年早逝，每一念及為之愴然欲淚。

筆者覺得有些見聞似乎值得記下來。趁紀念畢業五十週年拉雜寫來以期拋磚引玉。

入四川

筆者於1937年夏畢業於上海徐家匯母校，未來得及行畢業典禮抗戰已開始。

九月間上海戰事迫近租界，邊境封鎖鐵路已不通車。筆者通過法租界邊界處一間舖子後門進入南市。搭公共汽車離開上海。車經嘉興、嘉善、蘇州、無錫，抵達南京。過江往浦鎮鐵道部總機廠報到。與同級陳景福、潘繼慶、張楷、周健、盧世榮諸學長同在該廠實習，當時王樹芳學長任機廠副廠長，戰事緊急軍運頻繁，王學長日理萬機，筆者在廠時間短暫，無法晉見。戰後筆者任職於東京駐日代表團，方得親聆教誨。十一月日軍進迫南京。員工奉命離浦鎮。筆者（六人與技工及眷屬搭材料車附掛數節）客車離廠。同班褚應鑾學長及時來訪，七人同據一破舊客廳車一隅。該車無門無窗，亦無桌椅。顯然未來得及修理即取出應用。（修好了的機車，車輛都被上級機關徵用輪不到廠中員工使用）。列車在符離集遇一日本水上偵察機來襲，車中人躍出窗外俯伏路側，日機往復掃射數次，幸人無傷亡，機車亦無損傷。經徐州轉鄭州，在鄭州遇同級高巧華學姊及陳鑫楠學長。兩位派在鄭州站工作。抵漢口後筆者與張楷兄脫離機廠西去成都入航空機械學校。適有民元號輪載中央大學學生赴宜昌，筆者附搭該輪同行。宜昌至重慶因水淺大船未能上駛，在宜昌候輪西去搭客眾多，船票極難買到。幸法國輪船公司浮同號廚師願讓出床位，筆者與張楷兄合睡一窄床。做廚師之黃魚，伙食當然不錯。經過長江三峽，兩岸不時見船伏在山腰拉繆木船逆流而上。下航船隻順流如下

。兒時背誦李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景物就在眼前。

經過考試後即入學航空機械學校校長是錢昌祚先生。教務長王仕倬先生。全班學生三十餘人。除筆者與張楷兄外，其他，來自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北洋大學、武漢大學、北平大學、及湖南大學，都是機械系畢業生。課程計有空氣動力學、飛機結構學、發動機學、飛機儀表學、軍械學及工廠實習等。教官有曹鶴蓀學長、林致平學長、戴桂復先生、王宏基學長及宋遂昌先生等，均為學術界一時之選。

記得交大三日刊編輯劉泮珠先生。也是航空機械學校教官之一。

畢業典禮時特請當地駐軍首長鄧錫侯將軍蒞臨訓話，筆者登台榮獲獎品佩劍一把並代表同學領文憑。

南川第二飛機製造廠

畢業後筆者奉派南川第二飛機製造廠工作，第二廠前身是南昌中義飛機製造廠。中義南昌廠建於1935年本擬裝配FIAT戰鬥機及SAVOYA雙發動機轟炸機，監理為朱霖先生。廠中聘有義籍工程師與工頭，1937年日寇侵華。日政府因與德義兩國有聯盟關係，迫義政府撤退對我國援助，

並撤退義方員工，日軍擬於義國員工離廠後轟炸該廠，義國人員同情我國，洩露消息於我方，於是連夜拆卸廠中機器材料。裝上火車，運離廠址。果然義員工離去未久，日機即來轟炸，廠房部分被炸中，幸而機器材料及時運出得以保全。這些機器設備材料關係先由義政府墊付，然後由我國分期歸還，自與日德義宣戰後，變為敵產，自無需付還。

朱霖赴四川覓適當地址建廠，最後在重慶東南沿川湘公路約一百五十公里南川縣內叢林溝附近找到一大山洞，洞名「海孔」為佛教僧人修行聖地。山洞有前後二座，前座高闊深長，後座較低，兩洞相連，後洞入口處狹窄，封閉後有門相通。海孔洞在山谷底，有一山溪流經山谷，海孔大洞左有一小山洞。山溪流入小山洞中即不知去向。朱霖於清淮在南川建廠後即請當時聞名之基泰工程公司設計，由陶復記承建海孔叢林溝公路支路廠房及宿舍。主要廠房建在前洞中，廠房高三層，分左右二座。洞口正中央有大佛像一座，於建廠時炸去。裝配股、機翼股、鍛鍊股在地面，白鐵股檢驗課，機工股在二樓。鉗工股、設計課、支配課在三樓。總務課、會計課、油縫股在洞口右側閣樓中。機身股、發動機股、鍛鑄股在洞外。醫院及療養病院設在叢林溝山溪旁，風景優美，設備齊全。叢林溝距海孔洞約三公里，既無街市，亦無商店，但有一郵政局，一切伙食供應須向七公里外南平鎮採購。建廠初期航委會派熊大綱協助有關土木工程諮詢事

項。電氣裝置則由前首都電廠工程師楊本源為資詢，由張德新君及本廠電工負責裝安，自南昌搬出器材由長江水運至重慶轉長江支流筲江再轉蒲河，蒲河邊建有倉庫容納運到器材，再由卡車運廠中。

戰時物資缺乏，建築用主要材料如水泥、鋼材，甚至鐵釘都付缺如，其困難可知。廠房、宿舍建築材料以木、竹、石灰為主，木材在附近山上砍伐，就地取材，廠房於1938年底完成，改稱南川第二飛機製造廠，機器設備於1939年初裝置完畢，員工亦陸續到達。其間陳在安、季文美、丁士雄、陸履坦、唐勛治諸學長籌劃，運輸建廠、製造克復無數困難，工廠設備尚稱齊全。義大利因缺乏金屬資源，故所設計飛機除不得已外，材料多用三夾板蒙布之類以節省金屬，因此廠中存有此類材料不少。

抗戰初期，我空軍所用美國飛機損失殆盡。蘇俄及時供應E-15, E-16 驅逐機及SB, TB, DB轟炸機。其中E-15及E-16驅逐機構造簡單，E-15為雙翼鋼架蒙布機身結構，E-16為單翼，機身用三夾板製成，外裹蒙布，機翼主樑由鋼管構成。鋼管須經熱處理以增加強度。鉛合金骨架。翼前緣包鉛皮再用蒙布包裹，起落架收縮由手搖輪鼓，鋼線牽引，昆明第一廠奉命仿製E-15機。南川第二廠仿製E-16機，不能製造部件向美國訂購。發動機改用CYCLONE。螺旋槳用HAMILTON變距型（比蘇機佳、蘇機螺旋槳不能

變距）機用COLTO。代表亦用美製，起落架減震器由昆明中央機器廠製造，三夾板用乳膠由航空研究所供應。

第一架新機於1939年八月製成，朱霖先生奉調航委會，由錢昌祚先生繼任。南川附近無飛機場，最近的飛機廠在重慶附近。飛機拆去兩翼及尾翼。由卡車運重慶後再裝配試飛。筆者隨陸履坦學長負責押運，試飛工作，先奉航委會令運重慶廣陽壩機場，抵達廣陽壩裝配完備，等候試飛，忽又奉令改運白市驛機場試飛，因廣陽壩跑道短，新落成的白市驛機場跑道較長比較安全。問題是在廣陽壩無法把飛機再吊上卡車。好在廣陽壩地臨江邊，於是將飛機再拆散，僱一木船將機身推上船。運到磁器口上岸。由公路推到白市驛。好在隨行技工個個年輕力壯，推飛機作長途滾行，勝任有餘。祇是委屈了飛機，本應是在天上飛的。麻煩的是在公路上阻礙交通。故進行甚慢。第一日推抵小龍坎，天色已晚。路旁有一飯館，旁邊有一空地，適於停放飛機，就在該飯館休息一晚。正擬休息，忽聞有叫賣號外聲，一眼看到號外大字。德軍攻入波蘭。英法考慮向德宣戰。當時感慨萬千。第三天中午前。推抵機場，陸學長共行回廠。由筆者率領技工在白市驛等候試飛。筆者後來奉命與駐白市驛第五驅逐大隊長黃揚揚君接洽。黃大隊長命副大隊長王漢勳君試飛，王隊長先試滑行，後低飛起落數次，一切操作良好，即升空收輪。環繞機場約半小時後放下輪

子落地，認為一切滿意，並囑將移交文件辦妥。次日一早，矯正羅盤，王隊長準時登機，於是移交完成。

1941年十二月八日，在無線電廣播中聽到日海軍偷襲珍珠港，美國向日德義三國宣戰，為之興奮無已，從此我國將不再是孤軍作戰了。

廠中趣聞不少，光棍員工均住宿舍，職員宿舍二人一間，飯廳在宿舍左側，廁所則建在屋後山上以避臭味。因此大家視上廁所為畏途，尤其是在雨夜，黑夜害怕上廁所是可以理解的。點桐油燈上山一失足可能成千古恨，有人怕鬼怕野獸，事實上在月夜有時看到野豬山羊在宿舍外徘徊，據附近駐軍云曾見過老虎。

未到過四川的人不知老二為何物，老二並非家中第二個孩子的意思。四川話老是土匪，南川叢林溝地近貴州，再過去是湖南湖北邊界，湘黔邊區是出名的土匪巢穴，抗戰時期也是如此，廠中第一位廠醫黃警官是義大利醫科大學畢業，身材瘦小弱不禁風，因職為軍屬所以穿軍服，有手槍一支常掛在身邊。他有家眷在南平鎮租屋居住，每日乘滑竿來叢林溝醫院上班，因帶槍招搖過市，老二早已看中了他的槍，某日夜晚老二數人直趨他的住宅，朝房中連開兩槍，嚇得他魂不附體，連呼饒命，老二拿了槍揚長而去。有槍不會放或無把握打得準，比無槍更危險。

陳再安學長長子彌月，在叢林溝陳府設筵慶祝。酒席由南平鎮名飯莊承辦，酒

席由挑夫挑到陳府，菜肴極為豐富，飯飽酒醉後天色將晚賓客陸續步行回宿舍，行不及半里筆者忽感肚子不妥，急在路旁解決，歸途中連瀉數次，同行數位無不此起彼伏，狼狽不堪。原來飯莊所用燒菜油內滲有桐油，桐油祇能做油漆，不能吃的。

白市驛機場初建成時，無修理廠。廠中某君擬去白市驛成立一臨時修理機構。因編制小不能稱廠。應名為修理處或修理所不能決定。於是徵詢其下屬梁君，梁君舉例之意見認為處大還是所大。梁君不加思索曰當然是所大。廁所下轄兩處。大便處與小便處。某君知道是挖苦他。非常生氣。雖然如此後來修理機構成立仍然稱為修理所。

廠中總務課有位同事錢君，以前經營過照相館，隨廠遷來四川，照相機也帶來。照像機是老式，無快門，鏡頭有鏡蓋，對好焦點後錢君全憑經驗摘除鏡頭蓋，手晃數下再蓋上，所攝照片都很清晰。某日當時國府主席林森來廠視察，臨行拍照留念，錢君照樣表演一番，但在洗相時大驚失色，原來緊張過度膠片匣開門忘記打開，以後如何善後筆者因事出差，就不知道了。

至1943年中止，先後在南川第二廠工作的學長計有：

陳在安、季文美、丁士雄、唐助治、劉浩春、徐雲馥、蔡振寰、陸履坦、冷永寬、顧光復、林同驊、吳麟祥、顧又新、瞿保茲、范元弼、王子仁、

潘昌運、曹克恭、馮弘一及筆者
廠中有柴油發電機兩台，僅供工廠用電，以柴油作燃料，宿舍中原來點桐油燈。後顧光復學長設計製木炭煤氣發生爐。一爐用在一具客發電機上，供宿舍電燈，於是晚上大放光明；一個爐用在卡車上，購物、旅行省了不少腳力。顧學長不但為員工造福不淺與林同驊學長對廠中貢獻甚大。

抗戰進入第五年頭，通貨膨脹。生活日漸艱苦。初入南川時一元購五百廣柑，酒席六元一桌的日子一去不返。物價上漲。烟支受影響甚大。由三砲台，三個五一路降至海軍，強盜，大前門美麗，汽車而至狗屁牌 CUPID。（英文音狗屁，意譯愛神）。

當時公路及商用車輛多用酒精及木炭為燃料，其中以木炭車在上坡時最麻煩，因為上坡時要多用煤氣，而木炭爐來不及供應，以致不時乘客要下車助推。筆者也曾推過。當時行路之苦有詩為證：

一去二三里。拋錨四五次。修理六七趟。八九十人推。

筆者在重慶曾任動力油料廠拜謁徐名材老師，該廠係徐老師一手創辦，有數位化學系學長襄助，對抗戰貢獻甚大。

山中生活雖清苦但員工同事相處融洽，諸光棍如筆者暇時或爬山尋幽，或山溪游水，或結伴去南平鎮打牙祭，與在學校中生活無大差別，倒也樂在其中。離開南川廠後，不時回味往事，對叢林溝景物無

限懷念，尤其是好友張植松兄，病逝廠中，火葬附近山邊，廠已搬遷，人去樓空。滄海桑田弔祭無人，想已是孤墳荒墓一座了。

赴美途中

筆者於1943年夏奉派赴美國實習，八月初在昆明搭機去印度，當時緬甸已被日軍佔領，空運是唯一與外國交通，每日有無數運輸機往返昆明與汀江（DIBRUGARH）出口錫砂，入口軍用物資。同行赴美者學長中有朱越生、許錫贊、蔣共和、黃志千、管義懷、錢壽華、常無生，飛機在汀江降落，胡旭光學長帶領卡車來接，安頓我們在營帳中。胡學長當時是航委會駐印度聯絡員，營帳週圍有三尺高短牆。上蓋帆布頂。每個營帳中有八張帆布床。休息後由英軍運來凍羊肉、米、油、糖、雞蛋、葡萄干及軍用餅乾等物，由我們自己煮，已不記得是怎麼煮法，怎麼吃的。筆者曾進城一遊，第一次看見用手拉的風扇。並見到華僑數位。

次日由英軍官帶領我們去加爾各答，當時印度發生大水災。部份鐵路不通，半途改搭江輪。江輪在BRAHMAPUTRA河中向下遊航行，見到沿河有無數村莊被淹沒，這條河是西藏雅魯藏布江下游。經

過一段淹沒地區後再搭火車去加爾各答。住宿城內美軍招待所。加爾各答是印度最大城市，天氣炎熱非常，除主要大路還像樣外小路很骯髒，有許多小街街口掛有OFF LIMIT牌子，是盟軍止步之意。大建築物大多是維多利亞時代格式，最能代表的是加爾各答火車站。筆者曾去過一雜貨市場，有如戰前的北京東安市場與上海城隍廟，在數條窄路中兩旁攤子林立，一進去不得了，兩邊舖子的計爭拉筆者的衣袖進舖子購物，幾有五馬分屍之危，一看不對馬上逃之夭夭。才倖免於難。在華人商店與店員談起當地華人情況，據云加城有華人數千，以經營牙醫、餐館、金店為多。牙醫全是湖北人。其他的行業以客家人為多。當地有華文中學一間，晚上在大街上走路可要小心。不時會踩到睡在行人道上的人。有的是活人以行人道作床，有的是死人。當時印度由英國統治，看電影。影軍人半價，開演正片前放映皇照片，觀眾全體肅立，演奏天佑吾王英國國歌。

離加城搭火車橫越印度在孟買下車，下榻孟買港COLABA半島英軍軍營，用餐時由無數穿制服纏頭印度侍者站在用餐人後邊侍候。

在孟買港搭乘美軍運輸艦離印度，筆者在上海時常常聽到意大利郵船康德盧梭號來往於上海與義大利凡內亞之間，該輪是康德盧梭號之姊妹輪。當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向軸心國宣戰。該艦適經巴拿馬

運河，為美軍俘獲改裝為運輸艦，除一部份客艙保留外，大部拆除改裝三層吊床，同船有空軍第八大隊飛行及機務人員一百餘人赴美接受B-24轟炸機飛行訓練，另有海軍三十餘人，陸軍航空測量隊數人及民事人員數位。船離孟買港不久即開始顛波，印度洋之風浪是聞名的。上船不久每人發救生圈一個，除睡覺外一直要掛在身上。時時操演棄船演習。夜間全船熄燈，減少目標，船開始作之字形航行，該艦因速度快，單獨航行，無需護航。當時日海在荷屬印度及新加坡駐有龐大艦隊。不時突襲印度洋中航行船隻，航行數日後運輸艦接SOS求救無線電信號。原來一商船在左近被日本巡洋艦追襲，美艦自顧不暇，愛莫能助。運輸艦兼程繞過澳洲西南海岸，停靠墨爾本港公主碼頭，添加油料補給，軍職人員准予登岸。當地華僑聽說有中國軍人來澳洲為前所未聞，於是全市華僑餐館停止營業一天，招待我們。

澳洲戰時物資統制，有數項物資要憑配給券購買。受統制物資中有汽油、羊毛織品、牛奶可糖等，登岸的人每人發給所需配給券。筆者來公共汽車入城，適齡壯丁均應召入伍，汽車司機及售票員全由女人擔任，電影院門前築有磚牆擋着燈光，街上冷清，筆者因為要買羊毛織品所以來不及赴華僑招待會，在墨爾本市最大百貨商店MEYER買到所要的東西就在一間餐館叫牛排一客。侍者端來一看牛排大得驚人，原來澳洲人胃口甚大。而且澳洲有

的是牛。（筆者於1974年因公司事再度去墨爾本，澳洲廠一位同事請筆者在家中晚飯，這位同事告訴筆者他買了半隻牛切塊後放在冰凍儲藏櫃中。）

運輸艦離墨爾本向東北航行，在法屬社會群島（SOCIETY ISLANDS）之大溪地（TAHITI）島波拉波拉（BORA BORA）停靠加油，附近島嶼奇峯突出與綠色海水相映，景色壯麗，所有乘客都不准登岸。土人乘小船靠大船旁兜售貝殼項鍊，拋錢下去他們就把項鍊扔上來，聞該地華僑眾多，大部零售商業操在華人手中。船離大溪地後即無須再走之字航線，惟晚間仍須熄燈，棄船演習則照常舉行。

船向東北航行於離孟買四十餘日後抵達航程終點。洛杉磯之長堤港（LONG BEACH）。王仕偉先生來接。上岸無人檢查護照（在印度、澳洲都無人查護照）。與第八大隊及海軍人員告別。住海港附近SANTA ANA軍營，時已近十一月，我們仍穿單軍衣，睡覺時一條軍毯已不足禦寒。次日乘火車去聖地牙哥（SAN DIEGO）市CONSOLIDATED VULTEE AIRCRAFT CORPORATION飛機公司（簡稱康廠）報到。同去的學長有朱越生、蔣共和、黃志千、常撫生、錢壽華。（上）

悼念歐陽藻兄

● 陳祖光

1927級上海交大校友歐陽藻兄，於1987年7月21日在美國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久病作古！享年86歲，曹應如夫人率子女孫EUGENE, LILIAN, CARSON, THOMAS JR. 等待候在病榻旁，悲痛異常。當扶柩移附近ROLLER & HAPGOOD & TINNEY FUNERAL HOME大殮。並於7月25日在該殯儀館舉行追思禮拜，由家屬追述DR. THOMAS T. EOYANG一生事蹟，到親友百餘人，向遺像致敬，備極哀榮。

歐陽藻兄字覺青，原籍安徽濠縣，世家子弟。1923年考進上海交通大學一年級電機科肄業，當時祖光在電機科三年級。覺青兄博學多才，曾參加交大學生會工作，在數次學潮內，曾與楊立惠、陳樹人、陳良輔、陳廣沅、趙雪珏諸學長維持校務

，深得凌竹銘校長、李熙謀、張貢九院長之賞識。1927年畢業後先在建設委員會工作年餘，1928年祖光與覺青兄應楊立惠兄之召，往漢口軍事委員會電訊組同事年餘。1929年覺青兄考取安徽官費留美，10月份搭日郵船靜岡丸來美，進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讀電訊學年餘，轉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讀INDUSTRIAL ENGINEERING得Ph. D.學位。1929年冬祖光亦搭日郵靜岡丸來美深造。在兩個月內搭回輪來美，實為巧合！1930年祖光在PITTSBORGH 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 GRADUATE SCHOOL深造。曾邀同覺青兄參加在NEW YORK CITY舉行中國工程師學會年會，晤見許多校友。1931年春祖光往PURDUE UNIVER-